

1961-6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日期與上一封相差一天，寄給我母親收。在此信中，父親透露了何以在古巴革命後仍然要回去的考慮。

雪芳：昨接你及兒子來信二封，兩者已收到了，我起碼看了幾十回，然仍未肯放下，這張箋紙，事關出在我親生骨肉書寫來給我的手筆，如見面的一樣，所以不肯釋手，由此可以證實我對妻兒愛護的真心，絕無虛偽的，我須（雖）居古島，而我的心時刻懸掛著明發大廈六樓D¹的家庭，你來信對我所講的話，一點不會計你，份屬夫妻，那（哪）會有斤斤計較之事，懇你放心樂觀地料理家庭好了。

來信有云，差餉已經搞好了，我略放寸心，我老早想到這一點哩，所以我離開家庭如此蒼（倉）忙出發點就是這緣故，成（誠）恐再逗留多幾個月時期，會用盡我的金錢，事關多一個消耗最大的人，未免多使相當，²同時淪想古巴匯兌梗塞，³即此（使）返回古巴，不能及時急（接）濟，如何打算，所以診（趁）還未有完全的弱點，留落多少，馬上遠走高飛，再行設想，對不？

再談：黑市匯款情形，真另（令）我們駭心，一百一十古幣兌港幣一佰元，如用美紙匯銀，用美紙一百三十兌美銀一佰，但用古幣買美幣，要用古幣四百五十方能買到一佰美元，此是黑市

1 此是我們家的地址。

2 「使」即「花費」、「開支」，台山話、廣東話都有如此說法。

3 原文如此。

行情，對匯款一項，真使個別頭痛，倘若不相信我的話，請向別個古僑一問，最近我所知者，惟有家銘夾有加拿大銀二十元付來，其餘未有聞到，懇你相信我的困難，好不？

關於往美一事，現在全面根絕，政府絕不批准(准)出口證，惟有大陸及香港，疏疏有批准(准)出口，但冒著生命危險偷關過美者，頗有所聞，此是坐小艇過走(去)的，把自己的保(寶)貴生命也不愛惜，個別謂(為)發展家庭而奮鬥，如此方可證出出外的痛苦，見字懇諒解一切，時夜將半，連發三書，⁴就此擱筆吧，下次再談，並祝生活

愉快。

炳勳 農二月二十日

懇順向岳母大人及襟弟等請安。

4 指上一封信、此封及下一封信。

1961-7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與上一封日期相同，寄給我們兄弟收。

健璇、初、斌、雄諸位吾兒知悉：昨接朵雲，大慰相思，須（雖）隔雲山萬里，但能魚雁往還，曲敘父子幽情，不啻同居一室耳。

此次接到健璇的來信，真令我百看不厭，最難得者，雙方兼顧，讀書不忘工作，一方面讀書，另一方面抱弟弟及幫助母親工作，最值得我安慰者是，今後更希望倍加努力，修養出一個真正優秀孩子，將來謀生社會，必定「鶴立雞群」高人一等矣。

次者健初亦值得我表揚，須（雖）屬成績跟不上他人，但自知懶惰的慚愧，肯自今改正過來，就是進步的表現，須知聖人有過，惟在勇於改過耳，希望言出必行，切切實實做到，決不落乎人後，肯定位列前茅，所以特來一個作答的對照。

關於健斌的成績，由第二降至第七，此是懶惰的報應，初出茅廬，年尚幼稚，應當用功打好基礎，築成「金城萬里」一樣，至不失去為學生的價值，是不？

然（仍）有最幼小的健雄，現屬嘩嘩學地，惟有默祝上蒼，庇佑快高長大，更希望四兄弟護（互）助護（互）愛，好了，時間片刻不留，下次再會吧。並祝大家

愉快康強。

炳勳 農曆二月二十

1961-8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信首部份被撕去，內容缺失。

……接到兒……執筆往還，無奈接到的信，叫我匯三百元應差餉之需，兒子第一次叫匯款，無能應負(付)，我只有抑(仰)天嘆氣，假如不是環境捉弄的我，就算是三百元金銀，當即馬上付回，在此情況無計可試(施)之下，使我成夜不眠，左思右想，在於第二日突然就發燒了兩天，未知工作過勞及睡眠不足所故，現在已無事，照常工作了，今特執筆相告，惟對匯黑市一點，現在非常嚴勵(厲)，待下日如何，再字相告，現下古巴頗有戰事紛亂，¹而我所居灣城，相當安靜，生意如常營業，見字請祈放心，好了，遙祝合家

愉快

炳勳 農 · 三月初三日

西 · 四月十七日

1 此指流亡在美國的古巴反政府份子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，入侵古巴，從古巴島南部的豬灣(Bahía de Cochinos)登陸，但只歷時三天(1961年3月17至19日)便失敗收場。

1961-9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與上一封日期相同，寄給我們兄弟收。

健璇、初吾兒知悉：昨日接到你的來信，由首至尾睇完，得知健雄小兒（??），使我不勝快慰，同時你三兄弟已入蘇屋官立學校讀書，事關來往遙遠，出入務須小心，你三位年尚幼小，時刻一起返學回〔家〕聯絡一齊，緊記。

此次你的來信所云，均屬近理，惟望今後讀書倍加努力，集中精神貫徹下去，將來執筆成章，樂何如也。

同時更望多多來信相告，為父者，保證定有覆音，我在外平安，見字無容錦念，遙祝你們學業猛進，扶搖直上，好了，下次再談，順祝家中老幼旺相。

炳勳 農 · 三月初三日
即西四月十七日

1961-10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因集郵，此信撕去一角，部份內容缺失。

雪芳：上星期寫給你的信，現在又經七日了，在這七天當中，古巴的戰事，頗頗（頻頻）響起了戰鼓，相信你在家亦有所聞，或從報紙上看到，你的心相信朝夕懸掛著浪跡天涯的我，故所以自後每星期有信一封相告，生在亂世的環境下面，首先做到大家得到安慰，企免終日提心吊膽，故此特來一個給大家放心的消息。

這次古巴的戰事，非是在灣城，是在別的一省，戰事須（雖）然影響全世界，但不過三天已全面結束了，¹現在相當平靜，沒有其〔…〕，個別的生意照常營業，而紛亂〔…〕亦未停過半刻，我身居世界上〔…〕方，宜我是句（歷）盡風霜的人，自〔…〕，見字勿為我擔心一切一切……

〔…〕你在家好好鼓勵兒子們努力讀書，對工作方面，量入為出，切勿過度操勞，保重身體為上，好了，下次再談。

愉快

炳勳 農三月初十

西四月廿四日

順代向家父請安，來信相告。

1 此指以上 1961-8 信中說過的豬灣戰役。

1961-11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前日寫給你的信，相隔又是一星期了，今天是農曆三月十七日，亦即西曆「五一」國際勞動節的那一天，前我給你的信，相信一定會妥收，現在對這個星期來當中形勢，沒有什麼特殊報導，惟在「五一」節日當中，全國舉行反侵略巡行，確實空前少見耳，但侵略的風雲，時刻籠罩著古島，目前的一週景象，比較安靜一點，見字不用惟（為）我的掛心，在外賤體粗安，對環境問題，我自當保重，見字懇老幼放心，好了。

同時希望內助勿因環境困難，而把頭垂低，一定要掙扎，在社會做人，好好地搞好美滿家庭，還要加倍培養和指導兒子們，一舉一動，言行舉主（止），成為一個有用的優秀青年，將來家庭或者非常樂觀。好了，下次再談，遙祝家中老少平安。

炳勳 農 · 三月十七日

西 · 五月一日

1961-12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光陰過得真快，轉眼間又是一星期了，前我連續書信數封，未知你能否收到，昨在農曆本月廿二日收到你及兒子來信兩封，內情均悉，但說及匯款回二婆處的問題，真使我大傷腦筋，手續如此煩難轉達，同時在外亦(仍)然未準(准)匯，即能準(准)匯的話，亦要見(經)過申請，由銀行批准(准)方能生效，如此麻煩，未知何時可能實現，現在我接到信有二婆地址，倘能暢通，定當來信事先告知，好了。現在請內助勿妄動進行在港的一切事宜，企免自尋煩惱(惱)，為要。

關於古巴現下情況，對戰事方面，全無動靜，惟在環境問題，實有不堪回首之概，將來前途不能設想，有望內助克勤克儉料理家務，勿為我擔心一切。幸我在外賤體粗安，好了，下次再談，並祝家中老安少懷。

愉快。

炳勳 農 · 三月廿五

西 · 五月八日

1961-13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與上一封日期相同，寄給我們兄弟收。

春文、夏經、秋武、冬偉吾兒知悉：遙望諸位起居安康，飲食俱增，是父之遠祝也。

昨接健璇來信一封，上次的信亦見收妥很久了，我亦有信回覆，如沒有收到，相信一定失落，故字相告。

關於你們三兄弟入了蘇屋官立學校讀書，希望你們加緊奮勇學習，和時光賽跑一樣，效聖人的金石良言：「一寸光陰一分（寸）金，分（寸）金難買寸光陰」，掌握保（寶）貴光陰，深造知識，知識是將來處世之本，請你們三兄弟留意。

同時還望你們多寫多劃，多來信相告，為父保有回音，多寫多劃將來執筆成章，倘若懶惰的話，為父者亦不感（敢）再談已。好了，下次再談。並祝大家

愉快。

炳勳 西曆 五月八號

1961-14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一個星期又過去了，轉瞬間又一個星期到來，光陰過得如箭一樣的快，愧一稠(籌)莫展的我，徒然任由保(寶)貴時光如流水一般的去，如此的環境捉弄，該次的執筆，草不成行，實因心情影響所致，前我每星期有信一封，但未知你能否收到若干，現在茲有舊調重提，關於古巴戰亂，相告(安)無事，請見字大可以放心，前我對你說過，每星期有信一封給你們，現在已經平靜如常，或者會遲兩、三個星期然後有信相告不定，成(誠)恐你們掛念，故特字事前報及，企免誤會懸念，本來便(並)非我懶性執筆，無奈心情打擊之故，懇祈原諒……

好了，我在外平安，並祝家中老幼旺相，下次再談。

愉快。

炳勳 農 · 四月初二日

五月十五日

芳：我的通訊住址，用打字機寫回，自後請叫健璇照寫，加上唐字姓名便妥。¹

1 我們歷年寄給父親的信，都寄到哈瓦那華區一間名叫廣安隆的商店，該店會將收到的信放在一起，由收信人自行領取，故此信封上要清楚寫上收信人的姓名。

1961-15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頃（頃）接你及璇兒同一箋紙來信一封，我已經收到了，信內說及一日共收到我的四封信，真是奇怪，我每星期一封，你看信尾的日子就明白，為什麼這樣，自古巴戰亂停止航空三日後，跟住航運恢復正常，我當然執筆每星期一封信交你，或者郵局抑航空公司擱落不定，另（令）你們掛心，此是我之罪連累你們提心吊膽，請勿計，好不？

關於東海及姑母之事，一切詳悉，但古巴匯兌然（仍）未能暢通，未知有可能實現否，倘若能通匯的話，我保證第一批有銀付回給他，現在待我回信給他們，將情形說個明白，同時代你的意思及處境相告，¹加上良言慰解，請你居港放心，好了。

我在外粗安，體重已達一百三十幾磅，懇在家放心一切，並祝家中老少平安，好了，下次再談。

愉快。

炳勳 農 · 四月十一日

西 · 五月廿五號

1 原文如此。

1961-16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與上一封日期相同，寄給我們兄弟收。

健璇、健初、健斌、健雄吾兒知悉：昨接健璇來信，在我再誦之下，三閱之餘，宜(而)不肯釋手，得知你們在官立學校小考的成績，健初似有扶搖直上，名列十四名，將來追到健璇，活現過去來信所講的話，克(恪)守諾言，今後希望努力斷(繼)續下去，為要。

健璇似乎落後一些，切勿因些少之差，影響壯志消沉，失敗為成功之母，請速搭原子飛機追上，爭取位列前茅，為父者一切不會計你，請放心……

健斌你三兄弟在有暇時，片刻多多溫習書本，莫放棄保(寶)貴光陰，緊記……

最小的一個是健雄，在外得知活潑可愛，不勝快慰，你們四兄弟，時刻護(互)助護(互)愛，好了，下次再談，並祝

愉快

炳勳 農 · 四月十一日
西 · 五月二五號

1961-17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上星期寫給你及兒子的信，相信收妥了，咁快又一個星期，早幾天我從報紙睇到，颶風吹襲港九的消息，此次颶風「愛麗斯小姐」比去年「瑪麗小姐」還要厲害，天文台懸掛著十號風球，水陸交通停頓，學校停課，居民紛紛應變，本人去年曾見此境(景)，現在須(雖)居異地，但片刻無時不懷[念]著我的骨肉，上至父母，下至妻子，及我的家庭，故特來字相問，我家的門窗有無損壞，及各人有無驚荒(慌)，懇來信一教，免天涯孤客朝夕懸望，好了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前函談及東海之事，他的住址何處，抑或回鄉居住，請即來信相告，現在正值進行工作準備開始申請匯款了，倘若住址不確，會影響白費心記(機)，同時手續亦非常煩難，下日如何，好音再報，好了，我在外平安，並祝合家老幼旺相。

愉快。

炳勳 農 · 四月十六日
西 · 五月三十號

1961-18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此信進一步說明了從古巴匯出款項的手續。

雪芳：未有執筆問候，瞬見兩個禮拜了，愚夫須（雖）身離萬里之遙，無時無刻不懸念著你辛勞養活兒女，我坦白相告，我愛妻兒矢志（志）不移，懇你放心，保重身體為要……

現在茲匯回金銀壹佰伍十元伸¹人民券約三百三十元左右，付回廣州市銀秀二孀處，²我亦有信給二孀，下日收到，定有信交你，由你負責分給各個親人，倘若不足，再來信給我再次匯上。現在待我把匯款情形相告，「首先由中華總會館登記伸（申）請，再由總會館向銀行申請，見（經）過幾日後，然後批准（准），再由總會館登起報紙通知，在報紙上睇到有名，然後再往中華總會館辦理匯款手續，辦妥後，攜帶證件，再向古巴國家銀行匯款」，該次一百五十元連匯費一百五十八元現在由銀行匯出了，但係手續非常煩瑣，國家銀行每月付出一次，付回北京中國銀行，該次所匯之款，可能在西曆八月份二孀方能得到不定，見字明白，事關時間關係，各個親戚我沒有信相告，由你辦理好了。

愉快。

炳勳 西曆七月三號

因申請問題，故此付回二孀一人收。

1 「伸」即「兌換」之意。

2 「銀秀二孀」即之前信件提到過的「松壽孀」或「二孀」，她丈夫名雷松壽，她自己名伍銀秀。

1961-19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們兄弟收。此信與上一信同一日期。

健璇、健初、健斌、健雄吾兒知悉：忽接你的來信，概已詳悉，信內談及幾個問題，均使我略放心，最值得為父安慰者，就是你們肯努力讀書，今後希望你們繼續用工(功)，發奮(憤)求學，正所謂「人望高處，水望低流」，似上樓梯一樣，一步一步登上高峰，將來的光榮前途，無可限量。次的問題，是健斌前日跌斷手骨，現須(雖)癒了大半，為父稍安，但兒痛苦，受在父母身上，你們知道不？你們若想孝順父母，首先不能損傷身體，是孝之始也。自後對於遊玩，千祈小心緊(謹)慎，緊記……

第三個問題，得知健雄已會行走，本來心喜無限，但到底帶有幾分愁顏，少不免有別離之感，呀；未知何時重見矣。第四個問題，是颶風過境港九，我家一切安全，我亦得到安心，同時我在外粗安，是所告慰，並祝家中老幼平安。

愉快。

炳勳 西·七·三日

農·六月廿一日¹

1 此處有誤，應為「農·五月廿一日」。

1961-20

按：此信為郵柬，寄給我母親收。

雪芳：昨接到你在六月初五日付來信乙封，妥收，當即執筆回覆，對於付回二孀處之款，相信好快便會收到了，我不是前對你說過，由你進行主意，茲得接你的來信問及，我並無一點不同意的感覺，請你站在主幹立場去做，我決不會計你，見字懇你放心一切……同時下日收到款項情況如何，請即將情相告，待我再次匯回，以救急迫燃眉之需。內助此次問及回港事情，不禁使我兩行悲痛的眼淚，奪眶而流下來了，本來早兩個月想向你一談，無奈恐惹起你的憂愁，故不敢對你提及相告，現在你既然須要想個明白，我亦不敢再瞞你了，以目前居在古巴的外僑處境，任你沖（衝）天本領，加上一雙翅翼，亦無法飛出古巴的海島哩，任我做夢想不到又（有）今日的辣手，怕我已（以）前所講的話，不會有實現了，但我有一分熱度，發出一分光，總不相信把我溫（困）住，堅決克服沖（衝）破這個惡劣環境，惟望你切勿萬念俱灰（灰），落下決心，好好地將四個孩子教養成才，將來便是我家的棟樑，定有美滿的日子過著。好了，就此擱筆，下次再談，並祝

愉快。

炳勳 西曆·七月廿四號
農曆·六月十二日

附記：在這封信中，父親第一次正面談及從古巴回港的問題，自此之後，如何匯款、是否返港兩事成了最困擾他的問題，在家書中連說及。閱讀以後的信件，結合我自己近年在古巴訪談老華僑所得，父親當時的考慮大概集中幾方面：一是期待古巴政局可能變化，因為政治波動在古巴很常見，不少華僑期望革命不久結束，古巴回復舊觀；二是尋找辦法轉移到美國或美洲其他地方繼續謀生，這需要時間部署和籌劃；三是對於回港工作感到恐懼，因為環境陌生，求職不易，我們在港是七口之家（祖父母、母親、我們四兄弟），負擔特別沉重。這些顧慮，在父親此後的信件中可以逐步看到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